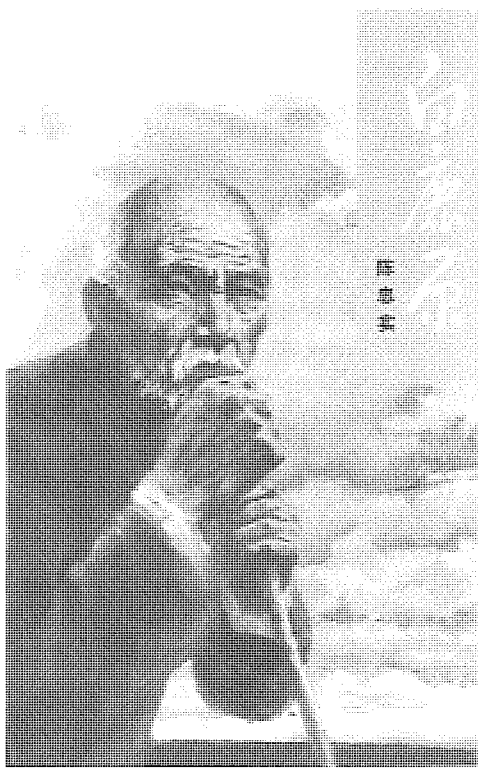


姓·性·政治 —— 讀陳忠實的《白鹿原》

◎ 南 帆



陳忠實：《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以歷史的名義寫作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陳忠實鄭重其事地將巴爾扎克這句名言引為《白鹿原》的題辭，這再度顯明了文學對於歷史的愛好。「歷史」是中國文化之中的一個超級概念。儘管煌煌二十五史已經連篇累牘，我們仍未表現出絲毫的厭倦之情。我們不僅通過歷史記憶往昔，同時我們還企圖按照歷史推演今天的答案。陳忠實曾經坦率表示，《白鹿原》源於他對民族命運的思考——民族命運這種異乎尋常的問題總是無可避免地被導入了歷史。歷史對於今天擁有特殊的權威，「以歷史的名義」發言暗示了不容辯駁的氣勢。所以，歷史不僅僅是歷史學家的疆土：文學時常插手歷史，試圖分享歷史的權威。許多人認為，長篇小說是一個作家的成熟標誌：許多作家則認為，歷史是

長篇小說的首要對象。同樣，重現歷史顯然是《白鹿原》的雄心，陳忠實想像出了一批活靈活現的人物和故事召回白鹿原上已逝的時光。這個雄心理所當然地贏得了周圍的交口讚譽。

當然，時至今日，「重現歷史」已經成為一個誇張的說法。即使在歷史學家那裏，「重現歷史」同樣是一個不可企及的神話。過往的歷史事實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精確修復，歷史敘述同樣是參照特定模式或者特定類型挑選、裁剪、組織歷史事實。因此，作家處理歷史的時候，「重現歷史」通常是文學式敘事話語對於歷史事實的再度編碼。憑借陳忠實回憶《白鹿原》寫作的自述^①，我們可以栩栩如生地想像這樣的再度編碼：一批歷史事實從通史、縣志、族譜或者傳說軼聞之中篩選出來了，它們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故事類型組合起來，作家的敘事立場與描寫策略致使粗陋的歷史事實浮現出生動有趣的一面。儘管大量的虛構填入這些歷史事實的空隙，但是，在作家看來，這並不是違反歷史——這毋寧說展示種種隱蔽的「可能性」從而豐富了歷史。當歷史轉化成為一個有了開端、中間過程和結局的故事之後，歷史出現了一種內在連貫性。這種連貫性無疑是敘事話語對於時間順序的征服。再度編碼的故事逃脫了編年史的機械時間表，故事內部眾多事件不再按照線性的時間羅列出來，小說在人物的不同命運背後顯現出了一個結構——一個復現當時歷史社會關係網絡系統的結構。結構喻示了諸種因素互為因果的局面，這使蟄伏

於時間順序後面歷史事實的意義得到了一個完整的解釋。的確，作家參與歷史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解釋歷史。當然，這裏的解釋並非訴諸概括性結論。作家這樣而不是那樣地陳說種種歷史景象，解釋即已隱含在他的敘事話語之內。所以，儘管白鹿原那一方天地彷彿渾然一體，但是，我們仍然應當辨析出來：我們眼前的一切乃是某種敘事策略的產物。已有的歷史不可能巨細無遺地簇擁於《白鹿原》之中。事實上，陳忠實已經無情地將某些歷史事實阻隔於語辭之外，棄而不取；同時，他又巧妙地讓另一些歷史事實浮現在我們視野的核心位置，從而讓這一部分事實襲取「歷史」的名份。顯然，這種敘事話語的運作表明，後者意味着陳忠實心目中的「歷史本質」。

姓、性、政治的互相角逐

不難看出，陳忠實從白鹿原的芸芸眾生之中提煉出了三種勢力：宗法家族的勢力、叛逆者的勢力、政治勢力。考慮到宗法家族勢力的組織方式和叛逆者的心理動機，我們不妨將這三種勢力簡稱為「姓」、「性」、「政治」。姓、性、政治的互相角逐形成了白鹿原歷史的內在結構，同時也成為《白鹿原》的敘事話語線索：白鹿原上的諸多人物和事件集結於這三種勢力的周圍，上演了種種有聲有色的劇目。

我們可以從閱讀之中察覺到，宗法家族是陳忠實最為傾心的一支敘事線索。族長白嘉軒顯然是陳忠

「歷史」是中國文化之中的一個超級概念。儘管煌煌二十五史已經連篇累牘，我們仍未表現出絲毫的厭倦之情。我們不僅通過歷史記憶往昔，同時我們還企圖按照歷史推演今天的答案。

姓、性、政治的互相角逐形成了白鹿原歷史的內在結構，同時也成為《白鹿原》的敘事話語線索：白鹿原上的諸多人物和事件集結於這三種勢力的周圍，上演了種種有聲有色的劇目。

實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他的一生不卑不亢，光明磊落：儘管他不得不捲入白、鹿兩大家族的紛爭，但是，除了巧取風水寶地之外，他再也不肯作一件說不出口的事。他在行走時總是將腰杆挺得直直的，這是他為人行事的表徵。「仁義治村」與「耕讀傳家」是他終生信奉不渝的兩條訓誡。白嘉軒的處世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關中大儒朱先生的指點，朱先生是白嘉軒精神上的恩師。朱先生無疑是白鹿原上一個特殊的輝點。陳忠實將這個人物神化為儒家精神的完美化身，是他喚醒了白嘉軒心目中象徵着仁義的白鹿精魂，從而使不讀詩書的白嘉軒同樣成為標準的儒家弟子。

作為宗法家族權威的擁戴者和執行者，白嘉軒一生之中的輝煌時

刻總是在祠堂裏。翻修祠堂是白嘉軒的一個莫大舉措。他從祠堂之中悟出了全部的社會秩序。無論是興辦學堂、戒賭，還是懲罰兒子或者慶祝浪子回頭，祠堂都是白嘉軒頑強守護的神聖空間。他同樣用祠堂的綱紀嚴格治家，白家世代相傳的槐木匣子是一份經典性的鄉土教材。在白嘉軒看來，白、鹿兩家的較量並不體現於財富與權勢，兩家的不同門風乃是興衰起伏的真正秘密。家風不正，教子不嚴，這是他對鹿家破敗的最後總結。

當然，白嘉軒「仁義治村」與「耕讀傳家」的訓誡曾經遭到兇猛的反抗。田小娥、黑娃、白孝文與鹿兆鵬是下一代叛逆者的四個代表。他們的反抗是以爭取自由性愛的權利為最初契機，田小娥喻指了不可



抗拒的性本能。她不僅引誘了黑娃，並且輕易地將白嘉軒的長子、族長繼承人白孝文拉下了水。在白嘉軒眼裏，性本能只能在傳宗接代的意義上得到許可，女人的意義是以「家」這個概念作為衡量。白嘉軒本人可以不屈不撓地娶過七房女人，兒子白孝義的媳婦可以到兔娃那裏「借種」——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之下，性本能允許得到多種形式的釋放。除此之外，性本能將被視為罪孽：性本能的快樂原則無疑可能威脅到宗法家族的倫常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性本能乃是白嘉軒竭力對付的勁敵。當然，在《白鹿原》之中，白嘉軒的心願並沒有落空。鹿三在一個暗夜裏用梭鏢鏟除了田小娥，白嘉軒隨後修起一座六棱磚塔鎮住了田小娥作祟的亡靈；白孝文的墮落不過是光宗耀祖的陪襯，而黑娃則在飽經滄桑之後終於為儒家經典所勸降。白鹿原的歷史上，還有甚麼比這些更值得慶讚呢？

然而，這種令人欣慰的歷史圖景卻被激烈的槍聲驚破了。國共兩黨的政治紛爭如同旋風一樣捲入白鹿原，造成了白鹿原歷史上又一次規模巨大的流血和動盪。以白嘉軒為代表的宗法家族勢力不僅無法同任何一種政治勢力抗衡，而且，儒家弟子世代遵奉的仁義學說根本無法理解新一代的政治主張。才識淵博的朱先生無力評判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他只能袖手退出兩種主張的論辯而作壁上觀：當某種政治主張勢不可擋地取代儒家經典之際，這位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只得明智地無疾而終了。如果說，「交農」事

件是白嘉軒煽動宗法家族勢力對於政治的一次成功干預，那麼，這種壯舉以後不復再現。數年之後，一批被形容為「白腿烏鴉」的士兵闖入村子徵糧，這時宗法家族式的對抗已然完全失效。那群「白腿烏鴉」的一場快槍射擊表演徹底地打掉了所有的反抗企圖。這裏，封建意識形態在工業機械的力量面前暴露了全部的可憐和軟弱。更為致命的是，這種宗法家族權威恰恰在白嘉軒這一代手裏終止了。白嘉軒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下一代人——白孝文、黑娃、白靈、鹿兆海、鹿兆鵬——捲入兇險的政治漩渦，他的祠堂對這一批人不再具有號召力。的確，強大的政治勢力成了白鹿原歷史之中一個不可捉摸的因素。它最初更像是從外部楔入白鹿原的歷史，它那神秘的運行軌道常常讓白嘉軒不知所措。儘管白嘉軒的苦心最終使黑娃重新匍伏到仁義精神之下，但是，政治勢力卻在黑娃悔過自新之後出其不意地處決了他；相反，白孝文的陰險與狡獪則奇特地得到了政治勢力的庇護和嘉許。政治的邏輯是甚麼？這時，我們不能不感到，政治與其他兩種勢力的角逐勢必為《白鹿原》的故事帶來一個新的境地。

未完成的 思想

然而，我們不得不在這裏停下來了。愈是意識到政治這支線索在小說中的意義，我們就會愈是對這支線索上的故事感到不滿。首先，《白鹿原》之中這方面的故事多半了

強大的政治勢力成了白鹿原歷史之中一個不可捉摸的因素。它最初更像是從外部楔入白鹿原的歷史，它那神秘的運行軌道常常讓白嘉軒不知所措。

陳忠實並未詳細考慮儒家傳統與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他無法繼續想像它們之間衝突與交織所形成的生動故事。可是，思想的迴避並不能代替敘事的迴避。

無新意。地下活動、學生運動、接頭、策反、叛變、包圍與突圍，這些情節均未超出《青春之歌》、《紅旗譜》或者《紅岩》。這並不是說《白鹿原》沒有出現相應的精彩片斷和細節，而是說這些片斷和細節均未成為衍生故事的內核。白靈和鹿兆海拋硬幣決定加入哪一個政黨，鹿兆鵬委托鹿兆海送走白靈，諸如此類意味深長的場景僅是零星地混雜於一批似曾相識的故事之中，得不到單獨的擴展。可以看出，這支線索上的故事已經重新為編年史的時間順序所降服。小說僅僅按照大革命時期、抗日時期、國共戰爭時期排列人物的經歷，敘事話語穿透時間的功能不知不覺地萎縮了。這與其說缺少歷史事實，不如說缺少與眾不同的歷史認識。

在敘事話語這個層面上，或許我們還可以找出一個更為隱蔽同時又更為重要的缺陷。一旦重新將《白鹿原》回想一遍，我們就會發現，政治勢力這支線索與其他兩支線索之間出現了游離與脫節。如果說宗法家族權威與叛逆者之間的搏鬥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戲劇性故事，那麼，政治勢力與這兩者卻沒有一座相互銜接的情節拱橋。這兩批人物所以撮合到一起，更多是由於相同的時間、空間或者血緣關係——他們之間並未通過真正的性格衝突聯繫起來。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即使將政治勢力這支線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說的完整性並未受到明顯損害。這恰好從反面證明，《白鹿原》的敘事話語出現了破裂。

我們沒有理由將這個破裂解釋為一種疏忽。《白鹿原》是陳忠實的

潛心之作。經過多年的醞釀和構思，陳忠實不可能無視如此明顯的問題。所以，我們寧可認為，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破裂。也許，回溯民族命運的時候，陳忠實並未詳細考慮儒家傳統與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他無法繼續想像它們之間衝突與交織所形成的生動故事。可是，思想的迴避並不能代替敘事的迴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導致未完成的敘事。

無論文學如何眷戀歷史，文學並非歷史。文學靠攏歷史的時候，兩者之間會出現一種緊張。歷史不可能馴順地自動轉換為文學。文學必須頑強地與歷史搏鬥，盡可能制服歷史事實，而不是被動地為歷史事實吞沒。這種搏鬥包含了對於歷史的篩選、整理、甄別、組織、想像、判斷，而這一切最終將體現於敘事話語之中。《白鹿原》讓我們看到，一旦文學無力駕馭歷史，歷史事實就會掙開敘事話語的控制而返回它的原有邏輯。這在《白鹿原》裏面留下了一個重大的藝術創傷。

註釋

① 陳忠實：《〈白鹿原〉創作漫談》，《當代作家評論》（93年4期）。

南帆 1957年出生，現為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已出版著作有《理解與感悟》、《小說藝術模式的革命》、《闡釋的空間》、《衝突的文學》等。